

新曲藝千種

她比我更快

江蘇省劇目工作委員會編

· 內容介紹 ·

“她比我更快”通过刘誠、陈凤英一对夫妇的积极学习文化，反映了扫盲运动中的新人新事。“新事新办”主要是描写了金鎖动员他爹拿出多年积蓄的小元宝投资到社里办工业的故事。

新曲藝千種

她比我更快

張慧儂等編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

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南京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64 印張 19/32 字數 14,000

一九五八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八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統一書号： 10141·728

定 价：(6) 八 分

目 录

她比我更快(揚州彈詞).....	張慧儂 張 仲	(1)
新事新办(琴書).....	舒 暢	(20)

她比我更快

(揚州彈詞)

張慧儂 合編
張仲

甲 表：我們揚州五金廠，分三班生產，息人
不息車，今天攞着劉誠同志休息，他
可才不休息，他突击了十幾天，學好
了文化，乘着今天休息的當兒，一個
人頓在宿舍里，伏在桌上，提起枝筆
來。

(唱三七梨花調)

他把宿舍當着中軍帳，

所學的字兒當着兵，

個個排隊來操演，

演了半天信寫成。

他寫的封什麼信？原來，他是寫給他
的愛人陳鳳英的信。往常在休息的當

中，他总是先打个电话，给大华棉織厂做工的爱人，约她下工的时候談談，可是今天不同了，他有了文化，他就来用这个文化，学了写信。刘誠把信写成了以后，打算貼邮票寄出去，再一想，不对，爱人不識字，找別人望，你看多彆扭。他想，好者我今天是息班，本人去看看她。当面我讀了把她听，对，就是这个主意。

（唱耍孩兒調）

信一封，

袋內藏，

見爱人，

訴衷腸。

匆匆来把大街上，

自言自語多得意，

如同爱人在身旁，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大踏步，

向前飞奔，

不觉到了棉織工厂。

刘誠进了大华棉織厂，門口警卫上都是熟人，都曉得刘誠是本厂漂染車間工人陈鳳英的爱人，所以沒有阻攔，他就一脚朝里面跑，到了爱人的宿舍，見門楞着，他想，大概她今天也是息班，刘誠他就一面用手推門，一面口中喊道：鳳英，鳳英。刘誠推开了房門，朝里面望望，人不在，心想是上班了？又想不会的，門沒有鎖，恐怕是有点事，馬上就会来的，心里正在想着，低头見桌上放了一張大紅紙，上头写的字很漂亮，刘誠便走过来看，一个一个的字往下排着唸着。

刘 誠：陈……鳳英……个人……跃进……规划……

甲 表：为什么唸这么慢呢？因为不能一气呵成，要打“攔路虎”好不容易才捉成了

句，第二遍唸起来就快了。

刘 誠：字写得不坏，比我写得还要好得多，
計劃作兴是她訂的。計劃上的这些
字，一定不是她自己写的，她原来跟
我一样，一个字不識，这个一定是別
人替她写的。

甲 表：刘誠心里想着想着，听到外面有脚步
之声，他当着是爱人回来了，連忙站
起来，望窗外一看，原来是厂里的小
李，急急忙忙的走了过去，刘誠心想
喊住小李，問問她可看見鳳英沒有。

刘 誠：小李、小李！

小 李：哎！老刘，多日不見啦，你可好啊？

刘 誠：还好，还好。

小 李：哈哈哈哈哈……

刘 誠：小李啊，你望住我笑，笑的什么事啊？

小 李：老刘啊，哈哈哈哈哈。

刘 誠：你究竟笑的什么事啊？

乙 表：小李看見老刘为何发笑？那曉得老刘

头上帶了一頂帽子，這頂帽子沒邊，俗說：“沒邊的帽子頂好，”他這頂帽子不但沒邊，也沒得頂，怎么沒得頂的呢？他是戴的睡覺用的壓發帽子，頂已經給他磨了掉去了，所以小李看見老劉這個樣子好笑。

小 李：你自己把身上檢查檢查看。

劉 誠：咦，你看我身上有好笑的？

甲 表：劉誠不相信自己身上有什麼好笑的，周身都望到了，沒有一處地方好笑啊。

劉 誠：小李！你告訴我听，究竟什麼地方你看了可笑呢？

小 李：我身上沒得鏡子，不然給你自己照照鏡子，你就曉得了，你看，你頭上戴的什麼東西啊？

劉 誠：頭上？

甲 表：談到頭上，用手一摸，拿下來一看，自己想想也好笑。自己身上到腳上都是整整齐齐的，這個頭上戴了一頂沒

得頂的帽子，身上再穿好一些，都不像話，真是好笑，並不是劉誠平常辦事都是這樣丟頭落尾，實在是太歡喜很了，本來是在廠里头休息睡覺的，說爬起來就爬起來，信寫好了，穿了衣服，也沒有照鏡子，周身自己看到的都不錯，就是沒有摸頭，這真太难看了，忙把帽子除下來，難為情的連忙朝口袋里一插。

小 李：老劉，你今天息班呀？

劉 誠：是呀，所以特地來看看你的。

小 李：看我的？你說話不老实，你是：

（唱鎖南枝調）

找愛人，
陳鳳英，
何須拿我來開心，
要找愛人，
隨我行，
你的心思我知情。

刘 誠：你既然知道了，就請你告訴我，她上那塊去了？

小 李：哎，我不是說：找愛人，隨我行嗎？她在個地方哩，你跟我走好了。

刘 誠：跟你走？就跟你走，走到那里去？

小 李：到礼堂。

刘 誠：在礼堂开会我不去。

小 李：不是开会，是讀報。

刘 誠：讀報我也不去，要妨碍大家的学习也不好！

小 李：不，不是的，你去一看就知道了！

刘 誠：好，看就看看吧。

甲 表：刘誠心里怕愛人不会在那兒，就又問小李。

刘 誠：可是全体都在那个地方？

小 李：哎，全体都在。

甲 表：刘誠心想，既然都在，自己的愛人一定也在了，看到她，回头找个机会把这封信給她看看。

刘 誠：好呀，我跟你一齐去听听讀报也好。

小 李：快去吧，恐怕快开始讀了。

刘 誠：走走走。

小 李：老刘，你曉得呀，我們厂里头。

（唱三七梨花調）

今天讀报的新鮮事，

特別欢迎你去听，

轉眼之間把礼堂到，

听得鼓掌声声鬧不停。

刘 誠：（接唱）

刘誠四下来观察，

不見爱人陈鳳英。

小李同志呀！你拿我开頑笑了。

小 李：（唱）

我何曾拿你开頑笑，

你看前边是什么人？

刘 誠：四处找过了，沒有呀！

小 李：你順着我的指头朝前面看。

刘 誠：（唱三七梨花調）

猛抬头，
見鳳英在台上站，
她手拿報紙唸文章。

（轉耍孩兒調）

还是她，
真能讀報？

还是我，
心內幻想？

“英：五月二十四日，揚州軍區全体指战員，支援夏收大軍，今天出发。”（掌聲）

刘 誠：（唱三七梨花調）
摆在我面前是事实，
千真万确在讀報章。

小 李：老刘。
（唱三七梨花調）

你听他讀得多流利，
个字兒讀得很清爽。

小 李：她不但生产，卫生是第一，学习也是

第一，苦战了五天就除掉了文盲帽子。她在我們厂里头，誰也沒有她的干劲足，五天就把文盲的帽子摘掉了，真称得起是个模范人物了。

刘 誠：你把她夸得也太好了。

小 李：不是夸她好呀，事实就是好。

甲 表：刘誠想不到她跑得这么快，所以，暗中又对自己談起来了。

刘 誠：我先想一定比她強，又誰知她比我更快，唉，慚愧极了，刘誠呀刘誠（自言自語，越說越高，竟指着小李說）她是真好，你不如她，你慚愧了，你慚愧了。

小 李：老刘，我是說不如她，本来是慚愧嘛！

刘 誠：我不是說你，对不起，我是心里另外想着一件事。

小 李：你不是說我，哎，同志，下次說話要分分清，你才指到我，你慚愧了，你慚愧了，把我倒吓了一大跳。

乙 表：小李和老刘正在說話，忽又听到一陣掌聲，他們自己也跟住拍了手，接着大家紛紛的走出礼堂。

小 李：老刘，再見，再見。

刘 誠：对不住，对不住。

甲 表：小李走了以后，老刘仍然站在礼堂門口，眼睛直望鳳英。

乙 表：此刻鳳英下了台，低着头匆匆的往外跑，才跑到礼堂門口，

刘 誠：鳳英，鳳英。

鳳 英：噯，你今天怎么有時間来的呀？

刘 誠：今天我特地来望望你的，我息班。

陈鳳英：呵，今天你息班？

刘 誠：我想不到台上讀報的就是你，你的干劲真大。

陈鳳英：你想不到吧，起先我也想不到，你听我讀的怎么样？

刘 誠：好得很，着实不錯，啊伙傢，（突然发现她的臉上通紅）依喂，依喂，你

現在忽然的欢喜搽起胭脂来了？

陈鳳英：那个說是搽的胭脂？

刘 誠：通紅呀，不是搽的胭脂，是什么玩意头啊？

陈鳳英：未上台讀报的时候，我心里吓的直跳，差一点把心从嘴里跳出来，上了台朝下面一看，这么多的人，那样多的眼睛都看着我，我这个臉不但发紅，还紅得发燙哩。

刘 誠：我也代你捏着一把汗哩。

陈鳳英：呵刘誠，你怎么多少时不来的？

刘 誠：沒有多久啊。

刘 誠：（唱三七梨花調）

不过才有十多天，

陈鳳英：（唱）

就象离开有几十年。

刘 誠：对，做的事情多，象几十年下来了，夫妻的感情好，也都象隔了几十年了。

刘 誠：（接唱）

我今日息班来报喜，

陈鳳英：有什么喜报啊？

刘 誠：不，不談了。

陈鳳英：你有話要說又不說，你对我……

陈鳳英：（接唱）

有何意見尽量提。

刘 誠：嚟，你岔到那块去了，那块来的那么多的意見。

陈鳳英：你說有話跟我談談，我問你有什么話尽管談。結果又說沒有話了，吞吞吐吐，不曉得你是什么意思？

刘 誠：本来有件事的，此刻我倒不好意思說了，我来問你，桌上那張跃进的指标是你訂的吧。

陈鳳英：是啊。

刘 誠：字也是你自己写的囉。

陈鳳英：也是啊。

甲 表：刘誠想想，难了，自己想来报喜的，結果倒落在后面了，这封信給她不給

她看呢？手在口袋里摸几摸的，心里話，我們是同志又是爱人，給她看看也沒有关系。这又可以說明我沒有落后。

乙 表：鳳英見到刘誠手在口袋里摸几摸的，眉头縐縐的，嘴那还在嘰哩咕嚕的，不曉得搞什么玩意？忽然看見刘誠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連忙就說了。

陈鳳英：刘誠，是那里来的信？

刘 誠：（旁白）她已經看見了，看見了，就不必再藏了（对英）你的信，你望望看。

陈鳳英：噢！我的信？

刘 誠：噯，你的信！

陈鳳英：我的信，倒要看看呢（讀）本市大華棉織厂漂染車間陈鳳英同志收，五金厂刘誠寄。

“哈哈哈哈哈，刘誠，你也会写信啦。”

刘 誠：就这么塌塌，象不象一封信呀？